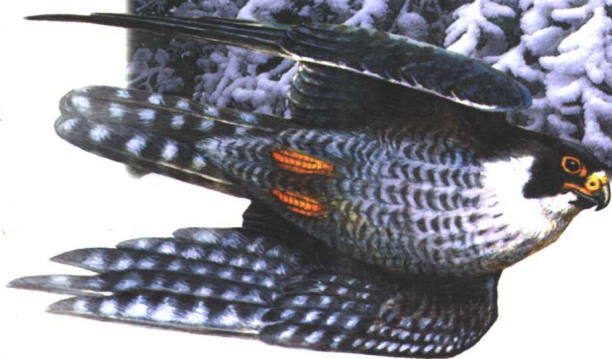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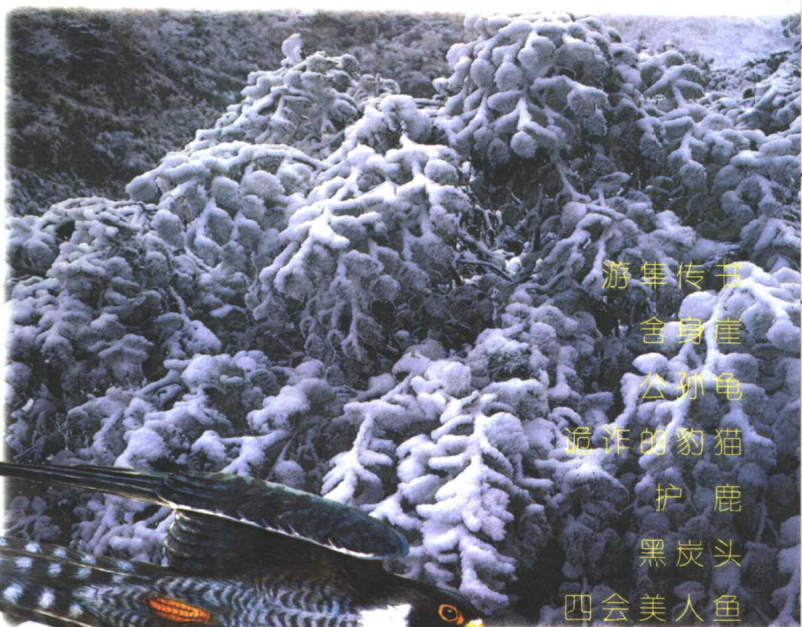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zhongguo zhenqi
dongwu gushi congshu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

游隼传书
舍身崖
公孙龟
诡诈的豹猫
护鹿
黑炭头
四会美人鱼
蟒屋
海魂

游隼传书

● 梁 泊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

复查人：



zhongguo zhenqi dongwu
gushi congshu
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游隼传书

yousun chuanshu

● 梁泊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 BEI SHAO NIAN CHU BAN SHE



目 录

游隼传书 / 1

舍身崖 / 15

公孙龟 / 23

诡诈的豹猫 / 36

护 鹿 / 48

黑炭头 / 61

四会美人鱼 / 75

蟒 屋 / 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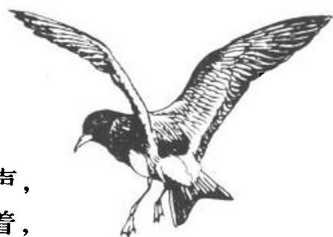
海 魂 / 98





Y · S · C · S

游隼传书



浪花溅击着礁石,发出砰砰的响声,飞起团团如烟如雾的水花。大海呼啸着,大海呐喊着。几只白色的鸥鸟,在海面上飞翔。

这是个只有半平方千米的小岛,南缓北峭,孤零零的几棵小树,竖在岛中间的洼地里,树下是稀疏的杂草,除此之外,全是岩石和沙滩,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。

奇怪吗?一点也不。我是个战士,管理小岛上的航标灯。只是管理,根本用不着更多的人。我喜欢小岛,但我也害怕孤独。

于是,我这个刚满 19 岁的小战士,

海燕: 海鸟的一种,体形和燕子相似,喙的前端呈钩状,羽毛为黑褐色,趾间有蹼,爪子为黑色。常在海面上游泳和掠飞,以小鱼和虾为食。

就想出好多办法来消磨时光。首先，我喜欢通信，我在自学一套函授学校的教材。其次，前苏联大文学家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就是在我这种环境中写出来的，我相信，对于海燕，他比我理解得更深刻，我要写我所熟悉的生活，第一个要写的就是我的游隼，它真是够传奇的了，就像我的童年一样传奇。当文学家，我没那个奢望，我是要对抗孤独，把我感兴趣的事情记下来，留到晚年时阅读，一定非常有趣。

此外，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干，我将在这个叫点石礁的海岛上服役三年。一个寒暑已经过去了，我发现，我爱上了这个地方，我将像鲁滨逊一样生活，可惜没有礼拜五，但是，我有游隼扇尾，我更对它寄予希望。

现在，我正站在小岛的最高处，眼望着北方水天相接的地方，等待着扇尾回来。等待它将带来我远在武夷山家乡老父亲的消息。

它本该几天前就回来的，因为来了台风，台风穿过吕宋岛，掠过西沙，向海南方向扑去。我的海岛正处在这条线中的一点上，我怕扇尾它……我又实在不敢相信。

它在该回来的日子里，没有回来，使我非常担心。家中出事了么？父亲有腰腿疼的病。扇尾在路上遇到麻烦了？它飞过好几次了，都没有耽搁的。

记得，我被派来小岛的前几天，领导让我回家安置父亲，顺便让我把扇尾带来了。到了岛上的第二天，我写了一封信，塞到游隼腿上的信管中，仅 6 天时间，扇尾就回来了，父亲信上写着：“诸事如意，放心。”

我把信贴在床头上，默默祝愿，今后的日子里，诸事如意。



“扇尾！你在哪里呀，我想念你！”

二

我从小就喜欢养鸽子，叔叔去北京前，他就养了一大群，什么雨点呀，紫十字呀，乌头呀！东洋楼啊！品种多极了。我喜欢鸽子，叔叔更喜欢，每天，叔叔都把一部分时间消磨在鸽子身上。

叔叔喜欢鸽子在蓝天白云间自由飞翔，哨音响亮。我同他不同，我喜欢玩通讯游戏。我们屯子外的东山坡上，有一片倒塌的楼房，好像有人说是飞机轰炸的，那片废墟搁了好多年。

废墟中有很多扭曲的铁管子，我和小伙伴们常到这儿来玩。我们用铁管子当电话，一个人嘴对着管子说话，另一个人就在几十米外的另一端听着。

先用铁棍敲敲管子，发出“当当”响声，对方也敲敲管子，双方就开始通话了。

“喂！你在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对方回答：“我发现一个洞，通向一间屋子。”

“你进去了么？”我再问。

“进去了，里边有烂木头，都碎了！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

鸽子：常见的
一种鸟，翅膀大，善于飞行，品种很多，羽毛有白色、灰色、酱紫色等，以谷类植物的种子为食，方向感极强，可以用来传递书信。性情平和，常用做和平的象征。



“乱七八糟的，你来看看吧！”

“好，我就去。”

我真迷恋这种有趣的生活，可惜，后来开来好多汽车，来了很多人，把那儿的渣土清理掉了，盖起一片花园似的大疗养所，常有小汽车进出。

我只好离开那个地方，迷恋上叔叔的鸽子了。

我想用鸽子传递书信，一定更有趣。

我开始养鸽子了，我养的都是叔叔淘汰的鸽子。叔叔不要的，我当成了宝贝，精心饲养，精心护理，可没有成功，第一对楼鸽，养在纸盒子里，由于管理不善，被黄鼠狼咬死了。

第二对鸽子更惨，一只在放飞时，被游隼抓走了，另一只被孩子用弹弓打折了翅膀，叔叔扭断它的脖子，成了桌上的一碟菜。

我哭闹着要叔叔赔我。

叔叔笑起来：“我去北京读书，所有的鸽子全给你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说谎！”

我和叔叔钩住一手指：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”

果然，叔叔走了，我成了鸽子的主人。

“成功”二字，好像跟我无缘，我的鸽子不是丢了，就是病死了，虽然，也放飞过，可是飞回来的极少。就有一只雨点，在县城回来的途中，变成了鹰食。

我真怕叔叔放假回来，点着我的鼻子算账。可他没回来，只来一封信，说他到工厂去了。



三

我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。

在武夷山中，山高谷深，森林茂密，凶猛的野禽极多，用鸽子通信，注定要失败的。

我开始动脑筋了，信鸽没有防御能力，如果，我养一只游隼，用来做信隼，准会比鸽子强。去哪儿弄这种鸟呢？我爬山，钻树林，山洪差点把我淹死，树枝折断差点把我摔成肉饼，我的衣服破了，满身划伤，也没弄到一只隼雏。

县城里的东南隅，有座城隍庙，庙后的小树林中，有个鸟市，卖什么鸟的都有。听说，有人从内蒙古来贩卖百灵，还有从长白山运来的寿带，不知道有没有卖游隼的。

说一千，道一万，不如亲自去看一看。我拿了父亲两元钱，进城去了。我不敢花钱坐车，钱是留着吃饭的，我就翻山越岭地用腿走路。

第一天，我在集市上转了半天，人家卖的都是鸣禽和观赏鸟类，根本就没有游隼，我的心一下子凉了。但我并没死心，还要看一看。当晚，我在庙台上蹲了一宿。第二天又到鸟市上去了。我



寿带：又作“绶带”，也称“练鹊”、“长尾鸂”。雄鸟体长约 30 厘米，头、颈、羽冠有深蓝辉光，身体其余部分白色，有黑色羽干纹。中央两根尾羽很长，形如绶带。



百灵：雀的一种，体形比麻雀大，全身羽毛为茶褐色，杂有白色斑点。可以飞很高，能发出多种叫声。吃害虫，对农业有益。



曾对寿带发生了兴趣，那家伙吃肉狼吞虎咽，但它不善飞，这一天又白搭了。

第三天，我真遇见了卖游隼的。在集市的一角，蹲着个老头儿，面前摆着个铁笼子，笼内蹲着两只鸟雏。

“大伯！这是什么鸟？”我问。

“游隼！”

“谁买这种鸟呀？”我故意说。

“有！养熟了能当猎禽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多少钱一只呢？”

“货卖用家，可多可少。”

我摸摸衣袋，只剩五角钱了：“我只有这么多了，卖我一只吧！”

老头儿摇摇头：“不行，太少了！”

我同他软磨硬泡，老头儿总是摇头。是呀，人家总共两只鸟雏，又是刚到市场上，怎么肯廉价出售呢！我真想去偷，可我没那个胆量，母亲早去世了，父亲总教我老实做人。

隔一会儿，我又到老头儿面前看看，两只雏鸟还在笼中，很少有人打听价钱。

中午，我没吃饭，使劲攥着五角钱，都出汗了。

第三次我走回来，老头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看你是个买主儿，就是钱太少了，这么办吧，呆会儿你再来一趟！”

我在市场上转了一圈，再回来时，雏鸟就剩一只了。老头儿说：“虽然多卖六角钱，小命注定完了，那孩子才六岁，准得玩死了，这只你拿走吧！”

我递给他五角钱，老头儿犹疑一下，从中抽出两角，又放在我手中，扭头走了。



“大伯，你……”

“人也重要，去吃个烧饼吧！”

四

我为这只游隼，花费了全部心血。

父亲骂我是浪荡仔，是二流子，不务正业的贱坯子。他还敲着自己的脑袋，喊着妈妈的名字，痛哭流涕：“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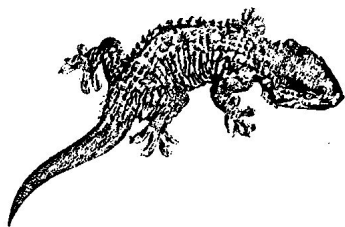
我依然不改初衷，偷偷摸摸地养着隼雏。

我给它肉吃，给它掏麻雀，捉青蛙，连蝎虎子也不放过，我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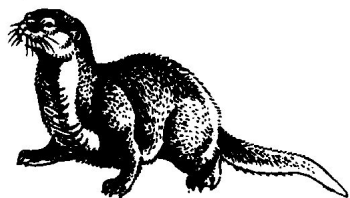
听人说，竹头舂（ào）有户农民捕鼠养水貂，发了大财。我就千方百计捕捉老鼠，夹子夹，凉水灌，支铁猫，撅杆吊……我学了不少办法，总算把隼雏喂大了。

游隼长得特别精神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嘴喙锋利，脚爪如钩，浑身的羽毛黄褐相杂，闪着亮光。开始时，我喂它鼠肉，后来，它就吃活老鼠，把那尖嘴家伙按在爪下，用利喙撕扯着血淋淋的肚肠。

我训练游隼，把它抛向空中，落在



蝎 虎子：即壁虎。爬行动物，身体扁平，四肢短小，趾上有吸盘，能在墙壁上爬行，吃蚊、蝇、蛾等昆虫，对人类有益。也叫蝎虎，旧称守宫。



水 貂：哺乳动物，身体细长，四肢短，毛暗褐色，密而柔软，有光泽。夜间活动，以鼠、鱼、蛙、昆虫等为食。



树枝上。只要我的口哨响，游隼就飞落在我的肩头。

过一段时间，我不打口哨了，而是在檐头插起一面小绿旗，它看见绿旗就落下来，我就奖励它一只活老鼠。

又过一段时间，游隼不吃老鼠了，它自己逮飞鸟吃。有一次，在山里放飞，我看见它追逐一只斑鸠，它飞得极快，像箭一样射过去，斑鸠拐弯逃避，游隼的尾巴立刻展成扇状，身子一仄歪，迅速转过头来，翅膀搏击几下，在半空中，把斑鸠掠在爪下了。

动作漂亮，形态优美，干净利落。

“好样儿的，好漂亮的扇尾。”

从这天开始，游隼每天都出去，晚上就回来住宿。但有一次例外，扇尾没回来，我满山遍野喊它，也不见踪影。第二天早晨，它拖着一只树鸡回来了。

我摸摸它的喙(sù)囊，鼓鼓的。这么说，这树鸡是猎来送给主人的了。

“谢谢！”我笑了。

我把树鸡炖了，端给父亲吃，告诉他：“这是游隼猎回来的！”

父亲品尝着，点了点头。

父亲总算对我的不务正业，有了初步的理解。

我让它传递书信了，先是在镇上放飞，而后在县城里，我还乘火车去过福州。

我的游隼没有出过差错，我感到了成功的喜悦。

五

我还要带游隼到更远的地方去。



在一个山中小镇上，我遇见了一位乡亲，他以为我是个抽签算命的小流浪汉，主动与我结伴同行。我俩很谈得来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多余的钱住店，我准备好了，不管到哪儿，都要露天宿营的。

“小兄弟！跟我走吧，大家都出门在外，要相互照应嘛！”他拍着胸脯说，“有哥哥我吃的住的，就不能让你挨饿受冻。”

我相信他了，把他当成了大哥哥。我想冒点风险，到



远处去试试游隼的能力，我放心地随这位同乡走了。

我觉得他够哥们儿，一路上，都是他安排住宿吃饭，还帮助我提笼子。

有一天，我俩住在一家小店里，他让我歇息，就反扣上门出去了。我毫不怀疑，飘飘然进入梦乡。

早晨，我醒来时，我的同乡不见了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门“哗拉”一声开了，进来两个彪形大汉，一个络腮胡子，一个赤红脸。

“收拾收拾，跟我们走。”两人一齐吼。

我生气了：“干吗跟你们走？”

“下窑挖煤去！”络腮胡子说。

“你们弄错了，我……”

赤红脸抡起巴掌，打在我的脸上：“少废话，你被300元卖给窑主了！”

“你胡说！”我喊着。

络腮胡子又打我一拳，“做梦也没想到吧！小龟孙！”

我被挟持着上路了，中午，走进一条山沟，沟中有一排草棚子。他们只给我一碗稀饭，就把我轰赶进一个黑洞洞的窑口。

那洞很深，脚下全是黑水。这里干活的全是些孩子，谁也不说话，只顾干活儿。

有人扔给我一个背筐，我就装满了煤，像蜗牛一样爬起来……

这一天，我累得没了魂，什么也没吃，就躺在草棚子里睡了。

夜里，迷迷糊糊中，好像有人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想个办法，跑吧！”



我真想跑，可怎么跑呢？四面都是大山，一道窄窄的山口，有人堵着。

我想起了游隼，笼子就摆在我的铺上，几天没喂它食了，依然活得很精神。夜里，我翻出一块纸头，借着月光写了我的处境，希望父亲报告政府，派人来营救我。

趁没人发现，借去小解之机，把游隼抛入树丛。

六

我对游隼寄托着希望。它能安全飞回家中吗？父亲能及时举报吗？我真不明白，这里是些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拐骗人口呢？

一天，两天过去了，我依然像牲口一样被驱使着，整天整天地背煤。

游隼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我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我准备逃跑，绝不能呆在这地狱里。就在这时候，窑上好像出事了，窑主不见了。

我丢下背筐，就往山口跑，跑着跑着，突然被人拖住，按在地下。

“别出声！”那人压低了声音。

山沟里静悄悄的，窑中没人出来，窑外没有人影儿。

斑 鸠：鸟。全身羽毛大部分为灰褐色，颈后有白色或黄褐色斑点，喙喙短小，脚部为淡红色。常常成群聚集在田野里吃谷粒，对农业生产有害。



树 鸡：即竹鸡，形如大鹌鹑，活动于矮树丛及竹林中，不善飞行。





隔一会儿，有了动静，几个公安人员押着几个人，从房子里走出来。

这时，拖倒我的人站起来，朝着窑口喊：“都出来吧！谁叫李迪安？”

我答应了一声：“我就是！”

“你得救了！”原来他也是个公安，“多亏你养了一只好游隼啊！”

我真的得救了，真没想到，游隼传出了我的信，父亲及时报告了。但由于我的疏忽，没写清地址，公安人员费了好大的劲，才调查出来这孔贼窑的地址。

窑主和我的“同乡”，都落入了法网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伙越狱潜逃犯，起初还打家劫舍，后来就隐在山中不见了。

我赶回家中时，父亲老泪纵横，伸开双手拥抱我。

我见到了游隼，父亲对它有了好感，是游隼救了他的儿子。我自然更感动，把游隼放在手臂上，贴在怀里，抚摸着它的羽毛。

游隼立了一大功。

“谢谢！我的朋友！”

七

年满18岁那年，我报名参军了。

父亲全力支持我，他希望我能在解放军大学校园里，过几年正规的有纪律的生活，希望我去掉野性。

“去吧！我的儿子！不要惦记我！”

我惦记父亲，他劳累了一辈子，当过渔民，摇过船，



他有腰痛病，天气一冷就犯。我的乡亲们叫我放心，答应照顾我父亲。

父亲还答应替我养着游隼，等我退役回来。

我被分配在海军通讯兵部队，集训半年后，领导找我谈话，海上点石礁，有位老兵要退役，希望我替补他。我同意了，我不怕艰苦，不怕孤独。

我提了个要求，希望带上游隼。领导答应了，并且准许我回家探望父亲。

我身着军装，仪表堂堂地回到家乡。人们围着我问这问那，都夸奖部队是个好地方，夸我变了一个人，是个好青年。

父亲满面红光。政府照顾他，乡亲们照顾他，卫生站的医生按期来扎针灸，他的病好多了。

刚走进院子，游隼就从房顶飞下来，落在我肩头上，叨啄我的帽子。

“你好啊！扇尾！”

父亲说，我走后，游隼总是“啾啾”叫，不吃不喝。父亲怕它憋闷死了，就放回树林，可它经常回来，呆在房脊头上。

我在家中住了两夜，帮助父亲干了一些农活，第三天早晨，带着游隼出发了……

我望着北方的天空，焦急地等待着游隼归来。早晨广播说，又一股台风在太平洋上生成了。

当天晚上，海上压满了乌云，有一只影子划破长空，悄然落在点石礁的灯杆上。

“啾——啾——”游隼回来了，它快活地鸣叫着。

我迎出去，游隼就落在我的手臂上。它受伤了，翅



膀上有血迹，腿上有伤口，显然，在途中发生过搏斗。

父亲带来了信，信纸血迹斑斑。

我给游隼上了药，裹上绷带。

父亲说，他生活得很好，腰痛病未犯，要我别惦记他。

我放心了，燃亮了航标灯，然后，拿出纸来，摊在桌上，思索一会儿，开始了我的写作。

狂风来了，暴雨来了，我心中一片安宁。■

